

# 裕 仁 天 皇 稱 降 幕 後

劉 慕 林

## 海 軍 陸 軍 一 場 激 辯

民國三十四年（一九四五）七月二十六日，中、英、美三國發表波茨坦宣言，促使日本無條件投降，否則全面進攻日本本土。

日本戰時內閣，立即召開緊急會議。

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大將主降，陸軍大臣阿南唯畿大將主戰，首相鈴木貫太郎也主張投降而不敢首先提議，於是海、陸軍兩大巨針鋒相對，先起爭辯。

米內：「余以為戰況日非，我國軍事已面臨崩潰。」

阿南：「個別戰役雖有敗徵，但最後勝負不可謂之分曉。」

米內：「但……」

阿南：「陸軍與海軍在這方面感覺不同，所謂敗者，補給上之敗而已！」（把責任推到海軍運輸不力）

米內拍案而起大罵：「什麼鬼話！」

會場空氣突呈緊張，首相鈴木以次各大臣，注視着米內、阿南二人，生恐演出全武行。

阿南：「打了三年半，結果只在逐個小島上作戰，從不曾打過一次正式戰爭。看吧！這次我們在本土決戰！」

米內：「陸相認為從未打過大戰，此語何其荒唐？吾人在菲律賓投入兵力二十五萬，死去二十萬，在沖繩死去九萬。且慢，吾人尚不止死去此數，尚有九萬乃我國平民……」

阿南：「無論如何，此際如言戰勢已非，實無以對已戰死之三百萬軍人。而在本土上，吾人尚有七百萬軍隊可以作戰，若不予彼等以若干光榮任務，吾等亦難盡職。」

首相鈴木心知會議開下去不會有結果，起立解圍，說道：「余對君等坦率條陳所見，甚表感動。余可作一總結，即日本之國體，尚未如君等所想像之惡劣。吾人應將最後取決，求諸天皇陛下之聖斷……」

往後十幾天，兩顆原子彈於八月六日及九日投擲於廣島及長崎，蘇聯亦於八月八日參戰。廣島全城毀於原子彈，死者約二十四萬人。長崎的損失稍輕，死傷也超過十萬。八月十日，日政府召開最高戰爭指導會議，由於日皇裕仁一定要親

自參加，因而改稱為「御前會議」。會議在皇城內的防空壕裏舉行，席間，日皇表示有意接受波茨坦宣言，但要求附有一個特殊條件，就是日皇地位必須保有。

鈴木即根據御前會議決定，照會同盟國方面。軍務課長荒尾大佐，課員竹下中佐、椎崎中佐、畑中少佐等提出一個軍事動員計劃，主張「清君側」，把主和份子拘禁或殺掉，不讓他們包圍日皇，同時宣佈東京全市戒嚴。提出這些計劃的共有六人。

軍務課屬於當時日本陸軍軍務局編制下的一個課，軍務局權力甚大，曾任香港總督的磯谷中將即曾任軍務局長，是為二、二六事變後新設的部門，專司陸軍內政，主管預算、治安、動員、政策、法制等，如有天皇敕諭或大臣佈告，均由軍務課課員草擬，它是軍部的行政中樞。

戰爭最高指導會議未得結論，無法草擬覆文給同盟國，只得再開御前會議。

八月十四日正午，日皇裕仁再度出席，他淚眼汪汪站起來說道：

「朕已聽取有關反對方面之意見，但朕之想

法迄未改變。因繼續作戰，實屬無理……朕固深知，陸海軍戰士，多屬反對被解除武裝及使日本被敵人佔領，抱寧為玉碎之旨……（裕仁講到此時，不斷的用白手帕拭淚）。但朕實不忍國民再受痛苦，倘有解決方法，朕必為之。朕擬親自廣播，向國民宣佈此事，以免海陸軍大臣為難，如有需要，朕雖赴任何地點進行說服工作，亦願為之。」至此，裕仁直呼首相之名說：「鈴木，卿可準備一有關停戰之詔書。」旋即退朝。

大臣們齊集首相官邸，召開「投降會議」，彼此默默相對無言，鈴木向大家說：「聖上叫我草擬的詔書，除了御名御璽之外，我們全體大臣要在詔書後面副署，各位務必凜遵，不可有違聖意。」

當晚十一時五十分，裕仁出現在皇宮內應二樓政務室。由東京廣播電臺派出國內部主任矢部為裕仁錄音，準備在八月十五日中午向全國及亞洲各地日本軍民廣播。

### 軍官造反阿南切腹

陸相阿南在會議後返回陸軍省大臣辦公廳後，發覺軍事課的幾個年輕軍官已在等候。其中以畑中少佐神態最緊張的問道：「大臣，御前會議怎樣說？」

阿南把腰懸的軍刀攔在一旁，然後告訴他們：「聖斷已下。」又補充的說：「無條件接受波茨坦宣言，是聖上的決定。」

衆軍人異口同聲質問：「繼續作戰是全陸軍的方針，大臣何故改變決定？」

阿南：「我已告訴你們，這是聖上的決定，我們只有順從，不服的可以自殺！」

幾個年輕軍官彼此交換了個眼色，退出陸軍省，立刻展開他們早已擬定的「造反」計劃。畑中、竹下兩人帶了一支武裝部隊，逕到皇城的近衛師團拜訪團長森中將，要他參加「造反」。森中將拒絕，當場就被畑中少佐開槍射殺！

近衛師團長被殺後，畑中等奪得他的印鑑，發佈偽令，由他的手下武裝佔領皇城，主要目的在於搜尋日皇的投降演說錄音唱片。東京廣播電臺的高級職員都被拘禁，脅迫他們說出錄音片的下落，廣播電臺的最高負責人情報局總裁下村也被拷問。這些亂事約在八月十五日凌晨發生。

據事後查悉，日皇錄音後，唱片並沒有帶回廣播電臺。却由日皇的侍從長德川放進皇后的事務室一個小保險箱裏，打算在第二天上午才親自送到電臺，因此造反軍人找來找去都找不到。

與皇城、電臺等處進行軍事行動的同時，另一支造反武裝部隊由佐佐木大尉率領，到首相官邸及樞密院長官邸縱火，首相鈴木和樞密院長平治幸而及時脫出，倖免於難。這時大概是八月十五日凌晨四時半。日本東部軍司令田中已接到軍人造反消息，立即親自領隊開入東京鎮壓，年輕軍人頭目們眼看造反不得結果，便匆匆撤走。奔到陸相阿南的家裏，本來打算向他請示如何善後，却想不到阿南正在家裏佈置「自殺儀式」。他先寫了一張「遺書」，內曰：「一死以謝大罪，神州不滅信念堅！」

造反失敗的年輕軍官要求與阿南同死，但被

阿南拒絕。他還掌摑井田三下，憤怒地說：「該死的是我一個人，你們活着吧！但需要更多勇氣！」

阿南是在八月十五日上午五時半以短劍切腹而死。

阿南是當時在職的大臣級官員中的第一個自殺者，後來有許多軍人也在皇城前跪下切腹自殺而死，包括那些造反軍人在內，但自殺者以參謀人員居多。那真是日本開國二千餘年以來，一幅最悲慘的圖照，他們只知忠於天皇，狂熱的愛國，而沒有想到他們那些絕滅人道的軍官主義者，在戰爭中所造成那麼許多不可赦免的罪惡。

### 安岡正篤膺選草詔

八月十五日上午七時二十一分，東京廣播電臺預告日皇將親自廣播，該臺說：「本臺謹以至誠敬畏地通告，聖上將有詔書頒發，請每一國民屆時敬聆玉音。」

日皇的錄音唱片是在八月十五日播出，這是一份由他親自宣讀的「詔書」，亦即所謂的「聖旨」，在日本歷史上，讓全國人民聽到天皇的聲音，這還是第一次。詔書全文以日語漢體文寫成，在現在的日本人看來，已是罕有的「文獻」了，原文大意如下：

「朕鑒於世界大勢及帝國現狀，特為採取非常措施以收拾時局，茲特告知爾等忠良臣民。

朕已命令帝國政府接受美英中蘇四國之共同宣言，蓋朕向圖帝國臣民之康寧，俾得享萬邦共榮之樂，此乃朕皇祖皇宗之遺範，曩昔向美英兩

國宣戰，目的亦為帝國自存及東亞之安定。至於排除他國主權、侵奪領土固非朕志，然交戰已歷四載，雖經朕之陸海將兵勇戰、百僚有司勵精圖治、一億衆庶竭其所能，亦未能使戰局好轉，世界大勢亦於我不利。加以敵方最近使用殘酷之新炸彈頻頻殺傷無辜，慘害所及不知伊於胡底，倘繼續交戰，我民族必招滅亡之痛，人類文明破滅，如斯下去，朕何以對皇祖皇宗之神靈，此所以朕命帝國政府接受共同宣言也。

朕與帝國現同向各盟邦敬表遺憾，彼等自始至終，為解放東亞與我合作。朕亦對帝國臣民死於戰陣、殉於職責及斃於非命者及其遺屬，感覺五內俱裂之哀痛，對受傷及失去家業者深為軫念。今後帝國所受之苦難，固非尋常，朕深知爾等

臣民衷情，然時運所趨唯有忍受難堪，以開萬世太平。

朕深心信賴爾等忠良臣民護持國體之赤誠，常與爾等同在，凡情感激動、濫生事端、排擠同胞，以亂大局，失信世界，爾等切宜戒之。此後舉國一家，子孫相傳，確信神州不滅，任重而念道遠，傾其全力建設將來，篤守道義，鞏固志操，矢誓發揚國體精華，期不後於世界進化之途，爾等臣民幸體朕意。」

草擬「終戰之詔書」的安崗正篤是日本當代一位知名的漢學家，兼通西洋政治及哲學，且能通曉中、英、德、蘇諸國語文。尤精於陽明學說及易經數理、中國詩詞，並寫得一手適勁的書法。他十六歲即開始著作，撰寫有關陽明學說和易

經的書凡四十餘種，自稱「浪人」，終身不仕。自天皇以及歷任首相、各部大臣、學者名流，都很尊重他，各次選舉組閣，大都徵詢他的意見。他與自民黨顯要鳩山、吉田、岸信介、池田、石井、佐藤、福田等人，都很有交情，每屆大選，他都親自出馬助選。他曾組一個學術性的團體，名為「師友會」。各地分會有一百二十餘個，擁有會員一百五十萬人以上，會員中有許多知名人士，政府顯要以及工商企業界鉅子，儼然為日本一大流派。

他每週必為明仁太子授課三次，課程為中國典籍、四書五經、諸子百家。安崗正篤可算是日本一代奇才，因此日皇裕仁選定他來草詔挽救日本危亡。

## 中外文庫

# 海隅叢談

喬家才著 平裝 本定價貳佰元  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本書為喬家才將軍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孔祥熙的事功。陸軍官校六期簡史。黃埔當年鐵與血。西子湖邊風波獄。晉籍黃埔四烈士傳。常勝將軍李海涵。馬志超楊虎城門法記。西安事變中的馮欽哉。胡健中談戴笠平反冤獄。天津三寶張王李趙。辛亥山西光復前後。五百完人史詩三篇。龔德柏治黃秘方。胡適會見溥儀「皇上」記。「琵琶恨」讀後。傅山伏闕訟冤記。三十年代當鋪滄桑。山西交城石壁寺。軍統局的根——三民主義力行社。楊立奎獨立門學聯。山陝監察史王陸一。懷念壽陽李晉亭師。報壇怪傑龔德柏。共謀與四川欠糧案。黃杰、戴笠、沈鴻烈。中原大戰中的驚險一幕。我的父親等篇共四十萬字六百四十頁三十二開本穿線平裝篇篇精彩。

定價新臺幣貳佰元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